



蝦公盤毛蟹碗（四縣腔）

蝦公盤、毛蟹碗盡有古，主人好講古，這兜老盤碗摻主人搵講古。

伯公崗崁下莊个叔伯阿哥要跟愛珍厥俵仔徙去城市，換大樓屋个一層來戴，新屋裡背係全新个裝潢、全新个胖凳、胖床、酒櫥、衫櫥。兩層樓个舊老屋就愛賣忒了，舊老屋肚个四方桌、長凳板、圓凳頭、四方床、五斗櫥、水族箱一概共下算分買屋人，單淨伯姆留下來个老盤碗，有三紙箱恁多，分僱硬硬喬下來一箱，箱肚有大長圓盤仔、有細圓盤仔、有大碗公、細碗公，逐埕盤底碗底全部有畫圖。

看著紙箱老盤碗，僱就試著心肝躑一下，又看著裡肚有三埕圓圓个舊盤仔，盤面畫有一隻紅褐紅褐色个大蝦公，三埕盤仔三隻蝦公畫到共樣共樣，愛詳細比，還係有一滴仔爭差，僱就講：「這箱分僱好無？係無，最少這三埕蝦公盤分僱。」就恁樣，這箱含有三埕蝦公盤、四隻毛蟹碗个舊盤碗堆就全部歸僱所有了。

叔伯阿哥講：「這兜舊盤碗斯係僱姐公姐婆送分僱阿姆做嫁妝个唷！」

厥阿姆就係吾伯姆呀！佢又接著講：

「這三箱係挑工留下來个哦，幾年前，愛整屋，半泥磚半樹料个舊屋打忒，新起過這棟兩棧半个紅毛泥磚造屋个時節，為了打地基，就打爛幾箱舊盤碗舖在地泥下做細石牯用。」

看這恁多舊盤碗，就會分人想著伯姆嫁落來个時節，毋知係仰般風光、仰般鬧熱啊！單淨看該三紙箱个盤碗摻敲爛疊地泥个七、八箱就做得想得著啊！阿伯摻伯姆戴伯公崗，開中藥店，祖公傳下个漢醫漢藥，在伯公崗大莊算來店毋會幾細坎，名聲也異大。

「好該在哦！有留著這三箱，僱正有可能分著一箱，阿哥，僱就盡好古董麼个！分僱恁古早个蝦公毛蟹盤碗，僱過較暢到奈毋得。」

在後山縱谷馬里庄个時節，對面叔公愛嫁妹仔，十過歲个僱愛喊阿姑个新娘係坐轎行嫁出去个，八音班个笛仔「叭啞·叭啞……」，弦仔聲「哦咿·哦咿……」響無停，轎仔行遠了，著烏衫个叔婆太畱一杓叛圓湯分僱，僱看到飯碗底也一隻紅色个「細蝦

公」，叔婆太講：「乖乖食，叛圓圓圓，食了惜圓。」到食晝個時節，大家坐桌，細獐仔自家尋位仔坐，自家挾自家食，盡得偃又看到蝦公盤、毛蟹碗、山水大碗公。這下思想起來，別張桌定著也係共樣蝦公盤、毛蟹碗、山水大碗公，共樣個場景，共樣個人情。

阿伯摺阿伯姆還在個時節，見擺堵著二月初伯公崗祖塔掛紙，到十一點左右掛紙煞了，總係會有六、七個阿叔、叔姆摺就近莊頭掛紙個阿姑、姑丈，過加細獐仔這輩，也無特別約束講好，會來到阿伯屋下，大家共下食晝，逐年會開兩、三張桌，盡記得個係，逐張桌就會有一大碗公個「十全大補烏骨雞湯」，該大碗公外邊就畫有山水、釣魚郎呀！另外逐張桌也有剝雞肉盤，煎大尾魚，食到尾項，就會看著盤底有食毋得個紅色「大蝦公」、青色「大鯉嬾」。二月天，有成時，伯公崗崁下个冷風合冷雨盡得人畏，大家就擠在屋肚慢慢仔食，慢慢仔講，十過二十年來，一年一擺，摺一屋叔伯、叔伯兄弟姊妹、阿姑、姑丈、姑表兄弟姊妹，在阿伯屋下團聚，共下食「掛紙晝」個光景，一直到阿伯、伯姆雙雙無在了，正結束忒。

有一年七月個時節，枋寮義民亭十五大庄輪值祭祀做中元，輪到伯公崗聯庄值年，徐屋公號家族領調做三官首，到第三日該下晝，豬羊架載轉本莊崗頂伯公廟廟埕來做廟普，臨暗時，就在公廳禾埕搭棚辦功德圓滿桌席，請來看鬧熱個四門六親來食夜，人客請有二十零張桌。記得有辦桌總舖來指揮房頭內人摺隔壁鄰舍、叔姆伯婆、姑表姨表煮菜切盤，二十零歲個偃又看著老飯碗、老圓盤、老碗公，逐張桌就共樣該種老式個蝦公長盤、毛蟹圓碗、山水大碗公。仰會有恁多共樣個蝦公盤毛蟹碗？該央時，後生毋知頭天，哪曉得係麼個道理，背尾正想著，原來係親戚鄰舍自動將把個人屋下个盤碗拿過家來分主人請人客用，家家戶戶就有幾埕共樣共樣個蝦公盤、毛蟹碗摺山水碗公。這下思想起來，常透會一遍過一遍回味這種家家盤碗共色，前山後山盤碗共情，這係毋係一種「數多就係美，路遠正惜情」哪？

該年秋尾愛入冬個時節，老屋戴關西赤柯山半山排個阿明仔，又電話朗上朗下，喊大家去分佢請食晝，講赤柯山三元宮做收冬戲完福，阿明仔愛在老屋下辦桌請四門六親、同事好友，連續完十年間，逐年去分佢請，看著佢兩老雙雙還盡健，有幾年還特別有注意著蝦公盤、毛蟹碗，好肉好菜食到尾，目珠總係會影到盤底、碗底啊！異像盡慣勢會想尋看這兜「蝦公」、「毛蟹」。

背尾，厥阿爸過身三年，厥阿姆又過身，老朋友大家去山排送老伯姆還山了後，倒轉來在布棚底下共下食晝，經過歸朝晨個家祭、公祭摺其他儀禮，大自家也無麼介講話，恬恬仔食飯，盡記得，偃又看著盤底個「紅蝦公」、碗底個「紅毛蟹」、大碗公個「青山水」，這擺，看起來褪色褪色樣仔了。

第二年，阿明仔就無過躔等收冬戲辦桌席了，當然就無過打電話請大自家去佢个赤柯山老屋寮、食「做收冬戲」个當晝，聽阿明講，「老屋膠屋前个柚仔園、屋背个柑仔園歸下仔賣分臺北人。」兄弟分家就無過轉老屋了。連續恁多年，一年一擺，恁多个老朋友去厥山排老屋遶寮，又食晝、又飲酒、又講笑、又唱歌，總係有十過儕還下山到三界爺廟埕看做大戲，這種光景就恁樣一下仔無忒咧，試著像跌忒麼个好東西，盡毋慣樣仔，山排頂老屋場、阿伯、阿伯姆、柚仔柑仔園，還有蝦公盤、毛蟹碗，一下仔全看毋著了，分買屋人了？也係走哪去了？

該年伯公崗公廳重建完成，在謝土做對歲个時節，進行三日三夜各項科儀了後，在最尾个暗晡也愛請家族成員、建築師父、親朋好友來食桌，桌席頂高裝菜、裝湯个盤碗全部就係白晳晳个新型瓷盤、新型瓷碗。佢問總舖，下二擺請你來辦桌，有可能逐張桌全部用老盤碗無，佢講這下愛去哪尋恁多蝦公盤、毛蟹碗哪？愛尋幾埕還有啦，佢係毋係會想：「仰有恁奇怪个人，這下當然也係新盤新碗較靚較派頭，你用幾埕老盤老碗，人會講你用个麼个乞食碗哪！」

前年公廳八月初仔，公廳愛做秋祭，堵好該年係公廳起過二十五週年，愛做較大糊兜仔个祭典，朝晨頭打八音、行三獻、算祖嘗、頒敬老金、獎學金，到晝就辦桌食晝，自家人就坐有十七、八張桌，也請有十過張桌个人客，佢還特別跔跔轉尋，看會看著老盤老碗無，結果還係無看著蝦公盤、毛蟹盤上桌。當然，佢毋會毋知自家係蠢想，就恁自然會去巡尋看哪。這擺佢半講笑半正經，問該位做總舖个外親：

「有該種个老盤碗無？」，佢回佢講：

「多年無看著了，這下全部也係白瓷盤、白瓷碗、大白碗公，看起來也較新！」

有蝦公盤、毛蟹碗，無山珍也有海味，就有人間豐沛个好人情；有人間好人情就會有蝦公盤、毛蟹碗。該枋人出產該枋盤碗，該枋人用該枋盤碗，幾十年間，從前山伯公崗到後山馬里庄，從這個莊頭到該個莊頭，啊！盤碗恁共樣，人情也恁共樣。

幾埕蝦公盤、毛蟹碗膠有山水、釣魚人个盤碗，就恁樣恬恬仔放在屋下个細倉庫鐵架仔頂頂，一放過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盡像這兜蝦公、毛蟹、山水膠釣魚人躔等這兜無用著个老盤碗全部睡忒去了。



作者感言

黃永達 客家文史工作者

用自家个客話祖宗語寫東西有一種文藝个歡喜感覺，寫客莊人事物个時節，還特別會有文字摻情感交融个順暢、爽快。多年來園在舊櫛仔个一疊蝦公盤、一疊毛蟹碗分人想著過較多莊頭个人、過較多个蝦公盤、毛蟹碗，係講無人寫出來，就會無幾多儕人知這兜蝦蟹盤碗識風神過七、八十年，也識分一莊一莊、一代一代个老嫩大細食桌食到鬧熱煎煎。

畫像客話祖宗語正寫得出來，因為該恁多莊頭、世代个大人細子食辦桌打嘴鼓、搞園人尋个時節，全全就係講客啊！

評審个肯定，就像喊偲佢還愛繼續煞猛寫，母語文藝共樣做得書寫到鬧熱煎煎。